画说济南 寻踪齐鲁大学

悚然探访水塔楼

文/画 张国华

在齐鲁大学校园的西北处,有一座青砖砌筑的八边形水塔楼,四层高度,底层与二层之间环以八棱腰檐,水塔顶部覆以中国传统的八角攒尖顶,灰色筒瓦飞檐起翘。同样建于上个世纪初的水塔楼与齐鲁大学整体的建筑风格协调统一,虽不大却也是校园地标性建筑。

我爬过这座水塔。那时还是高中生,和两个同学是死党,其中年龄大的那个同学住在老城区,周末或放学常去他家一带玩,沿护城河逮鱼摸虾或打鸟什么的。有天他说带我们去练练胆儿,于是中午在他的带领下,三人来到这座校园,七拐八拐后来到一处围墙下,十分敏捷地翻墙进了长满荒草的院子。四下观望,院子大门在东面,一座塔在西面,南面还有个平房敞着门。“到了,就这里!”同学指指院中的那个塔。进去后发现内部空间呈环形,转了一圈,放着许多木箱,里面多是腿骨,虽落满灰尘但码得整整齐齐。他们说再上楼看看,塔中间是一个踏步很窄而且盘旋幅度很大的铁制楼梯,上楼就要一直扭着身子。论年龄和胆子我都最小,想说不去又怕过后遭他们耻笑,只能装着淡定,紧紧跟着他们。每层木地板上都罗列着不同部位的骨头,因为每层的周圈都有窗户,塔内光线充足,灰尘在射入窗户的光束里飞舞,地板上留下几人的脚印。

从塔楼里出来,年长的同学说还要继续转转,而我已被吓得毛骨悚然,只想早早离开这里。另一个同学开始还佯装镇定,走了几步就一溜烟似的朝围墙跑去,连招呼都不打一下。我也跟着撒开腿跑去,可来时的那堵墙怎么也翻不上去,才发现墙是外低里高,用现在的话说“坑爹”啊!唯有助跑后再翻,但也不敢回头,记得当时脚底软绵绵使不上力……

水塔楼在齐鲁大学时期为校园师生提供水源,但后来只保留下水塔的名称,功能已经丧失,改为他用。后来一度是山东医科大学存放教学骨骼的仓库,被学生称为“死人塔”。

前些年的一场火把水塔楼烧得只剩下空壳,后来重新整修过,现在看似木结构的攒尖顶与檩条实为水泥的,内部的结构没再恢复,另在底层加装了天花板。时隔二十多年我再次探进头去,透过残破的天花板,可以一直看到水塔顶,内部空间成了一个直筒,周围的铁架上罗列着像浴盆一样的塑料容器,上面还盖着塑料布,地面散落着一些红色小水桶。原先周遭的平房都已拆除,北侧五棵皂角树干上一簇簇的尖刺远看像缠绕在枝干上的小灯饰。水塔楼孤零零地矗立在一片瓦砾中,脚下除了砖石还有些散落的牛磺酸颗粒袋,地面比当年可坚实多了。

实录

【历下亭】

卖粥的姑娘

□钱柏生

公交站牌边的副道上,七八个早点摊排成两列,显得有些拥挤。

那个卖粥的姑娘着红色外套,戴个白口罩,两只眼睛很亮。不像别的摊主,她从不叫卖,但她的摊位前总排着人,因为那个摊位总是干干净净的。

作为一个食客,我懂得她的优势。她是个年轻姑娘,干净水灵,虽然戴口罩看不清脸,但能感觉出她是个美女。

每天挤公交,肚子叫饿,我都去买她的粥。她的各种粥桶规矩地放着,纸杯、吸管和小方便袋也井然有序,拿起来顺手。一个纸盒里装着零钱。谁来买粥,自己往盒里投钱找零,她盛粥装杯。

每次我朝纸盒里放进一块五毛钱,同时说一声:来杯八宝粥。姑娘手脚利索,一杯粥装好了,她不忘问一句,放不放糖?我说,放,放多点,姑娘就会加上一大勺白糖。我接过粥,如果要等的公交车还没到,我就在她摊位旁喝起来。

一来二去,我们便认识了,而且相互间有了默契。现在只要我朝她摊位前一站,嘴巴不用动,朝纸盒里放完钱,她的加糖八宝粥就递了过来。

出现过两次插曲。一次是我摸口袋时发现钱包落家里了,转身想走。姑娘叫住我,递过来一杯粥。我推着说,“这怎么好意思。”她说,“你要是拒绝,我才不好意思呢。”我接过热乎乎的粥,心里也暖暖的。另一次是我晚到了几分钟,她的八宝粥卖完了。她说,“真不好意思,以后我记住给你留一杯。”我说,“这不怨你,我这毛病以后得改,不能光喝八宝粥。”她捂着嘴笑了起来,身子一颤一颤的。我也笑起来,这姑娘真有意思,口罩都捂住嘴了,还用手捂啥!

姑娘并不是说说就算了。第二天,我看见她的电动三轮车上多了几把热水瓶,上面贴着各种粥的名字。她说,“每样粥我都预备了,以后你们来晚了也有粥喝。”我说,“要是卖不完,不就浪费了吗?”她说,“浪费了也得备着,你们这么照顾我的生意!上班族真不容易啊,大清早红着眼打哈欠挤公交。”

我说,“你更不易,这些粥得早起多长时间才能熬好!”她唉了一声,说,“都是为了生活!”

是啊,为了生活。

又到了年根,等车的人明显地少了,好多人已回家。我还得挤公交按时上下班。都腊月二十八了,她还在卖粥。我边喝着粥边问,“咋还不回去过年?没买着票?”她说,“票提前买好了,明天就走。”我问,“怎么不提前点呢?两天也挣不了几个钱。”她笑了笑说,“倒不是为挣这几天钱,我要是早走了,你们上哪里买粥啊!”我扭头一看,这才发现早点摊只剩下她和一位老大妈了。

腊月二十九那天,姑娘没有出摊。我只能空腹,肚子朝我咕咕地表示抗议。

正月初八上班,一大早我去挤公交车,到早点摊时,却没看见她。她是不是不回来了?她家是哪儿的?还好,初九那天,我终于看见她了。她换了一件粉红色的新外套,口罩很白,两眼闪得更明亮了。我快步走到她的摊位前,大声道:“给我来杯八宝粥,加糖的!”

【口述城事】

教堂里的幼儿园

□鲁黔
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初秋,父母把我送到一个教堂里的幼儿园。那年我不足5岁,一个从小城刚来的孩子,一周才能回家一次,环境、阿姨和小朋友一切既是新鲜的又是陌生的,从此开启了我的学前教育阶段。

这所幼儿园便是省政府机关幼儿园的最初之地,也就是当今大明湖幼儿园的前身。

直至许多年之后,才知道了那座教堂的故事。济南府西门里将军庙街的教堂,清顺治七年(1650)天主教的西班牙神父嘉伯乐来到济南,在该街购地13.6亩,初建这座教堂,名曰“圣母无染原罪堂”。

教堂数百年间,毁了又盖,终在风雨沧桑中存活下来。我身着带排扣的唐装入园,恰逢小朋友做游戏,我好奇地瞅着高耸的像城堡模样的尖顶洋楼。游戏时,这群孩子十分欺生,见我神情木讷、装束土气,便把我围在中央,用砂砾群起攻之,挨砸后我心生怒意,奔煤堆而去,抓起煤块,忿然反击,众孩童鸟兽般逃离,院内一片狼藉……

若干年后,幼儿园发小重聚时仍记忆犹新地调侃着,说我当时的形象和疯子一样。在我拿着煤块追击时,一个年轻的阿姨,紧紧把我抱住,并用柔柔的手拂去我委屈的泪花,带我爬上那座旋转而上的尖顶楼,在她的单身寝室里,用木盆灌上温热的水,帮我除去污衣,为我冲刷那黑乎乎的煤泥。抬眼,我瞅见了阿姨那双秋水般深邃的母爱眼神,这难忘的瞬间便永远的埋在了心底……

夏日,那座教堂的院里,在院的四角天空中弥漫着浓郁的宗教色彩,室内朱红色的地板,院内的地面是大青砖铺成的,高高遮阳的皂角树下,间或还有像伞状的菩提树和石榴树们,簇拥在院子里的周边。

在树下,在微风里,阿姨给我们说“这皂角树的果实可以洗涤衣衫”,还娓娓讲述着这座教堂扑朔迷离的故事。她还说:“小朋友要团结友爱,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,十根筷子捆在一起呢?”自懂友爱的道理后,在潜移默化里,我终与小朋友们合群了。

小驹因年幼上小学不堪约束,又回到了幼儿园。在他未归之前,我曾风闻过这老兄“混世魔王”的事迹。清晨,小朋友奔走相告“大王回来了”。我俩相视无言,一场打斗输赢未分,于是便成了并列大王。

小驹率领我们用积木摆成军舰的模样,他很帅地站在舰头教唱“国际歌”,在五音不全的喊歌里,就记住了一句歌词“英特纳雄奈尔就一定要实现”。

那时的儿歌顺口溜是这样的:我有一份钱,骑马到苏联,苏联有个老大哥,把我送到托儿所……“可见,在那个岁月里,中苏关系是十分友好的,尽管以后中国和苏联翻脸了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国内自然灾害,而这个幼儿园里每顿饭至少三菜一汤,谁让我们是祖国的花朵呢!周六回到家里,仍能吃上白面馒头,那可是父母节衣缩食省下来的,偶看到他们在腿上用手指压下的凹痕,长大后方才晓得那是营养不良的印记……

光阴如烟如梦,当发小聚会回首那段往事时,曾提议故地重游,我却道:“还是别去了,我不想看到物是人非的情景,我不愿惊动那教堂里当年的美好,让已逝的往事还是尘封在记忆里吧。”

【休闲地】

写给春天的情书

□雪樱

周末,路过小区的广场,见到一群孩子在追赶着放风筝,仿佛把心也放了出去,欢快得像天上的小鸟。广场一个角落里,有位老人坐在马扎子上,手握风筝线,安然自若的样子,远远望去,活像一尊佛。

我认为,风筝是人们写给春天的一封情书,以虔诚的姿态举办隆重的迎接仪式,献上最纯真、最浪漫的告白。所以,放风筝的人,要心诚、简单,不可有功利之心。孩子和老人放风筝,姿态最可爱,也最赏心悦目,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,光凭借想象,心也会笑成月牙儿。

每个人的童年里,都会有一只风筝。记得我上学那会儿,春寒料峭,手工课的老师便带着我们学习如何制作风筝,材料很简单,是手工课程材料中已画好的图样,燕子样式的,对照说明,按照折印操作,胶水、剪刀、线绳一起上阵,一节课工夫差不多便能完成。下课后,很多男生跃跃欲试,拿着风筝去操场上一展身手。运气好的时候,风筝能飞上几个回合,运气差,还未飞起来便被大风这个怪兽给吹“夭折”了。即便这样,我们也十分开心。

手工课上的风筝经不起大风,却触及我心底的痒虫,回家后我缠着父亲为我做一只大风筝。在我的软磨硬泡下,父亲四处搜集做风筝的材料,在家里摆上一大桌子,摸索着做。我在一旁当下手,劈竹篾、做骨架、糊糨子、上颜色,连续几天,风筝才完工。根据父亲总结的经验,风筝的头要硬一些,身子要有弧形,尾巴最好长一些,这样飞起来才容易保持平衡。我跟着父亲来到家属院对过学校的大操场上试飞风筝,没想到初次试飞便成功了,父亲手把手教我如何收放线轴,以让风筝飞得更高。

有一次,邂逅一对母子,小男孩七八岁的样子,眼神游离,行为有些异常,母子之间交流不多,都是母亲自己在放风筝,男孩时而蹲在地上玩土,时而站起来莫名哭闹,时而跟着母亲跑起来追赶风筝。我注意到,他跑起来速度很快,不停歇地跑,让我不禁想起阿甘。后来了解到,这个男孩患有自闭症,没有上学,母亲经常带着他来这儿放风筝。他们放的蝴蝶风筝,是我见过的最美风筝——风筝一头连着母爱,一头连着希望。

父亲去潍坊出差时,带回一只老鹰的风筝,挂在墙上,好多次提及要去放,可懒得出去,有一天,朋友带着孩子来家里做客,小家伙吵着嚷着要去放风筝,他在楼下放,刚放起来,风筝一下子刮在电线杆上了,四分五裂不成样子了,孩子哭得稀里哗啦。此后,风筝与我没了交集,春天似乎也变得无足轻重。

直到那年春天,我住院的时候,无意间在10楼病房里朝外望,看到泉城广场上好多人在放风筝,俯瞰下去,风筝越来越胖,人比风筝小,小得可以忽略不计,我的心蓦地鼓胀起来,人们通过风筝与春天建立联系,我怎么遗忘了?老天向来平等仁慈,赋予人们大把春光,是叫人们懂得珍惜春天,伸手向大自然索取力量,我为何自动弃权呢?

风筝飞舞起来,天空显得比大地还要高贵。《诗经·大雅》中有言,“鸢飞戾天,鱼跃于水”,放风筝,源于人类的一颗初心和浪漫情怀:“纸花如雪满天飞,娇女秋千打四围。五色罗裙风摆动,好将蝴蝶斗春归”,旧时,放风筝、荡秋千是春天的必选功课,俏男俊女放风筝,春风是媒婆,帮着递送爱情;唐代诗人高骈的诗句别有意境,“夜静弦声响碧空,官商信任往来风。依稀似曲才堪听,又被风吹别调中”,风筝鸣响,犹如丝竹之音。噢,原来给春天的这封情书,还有背景音乐呢。

我多么想成为《百子图》中那个放风筝的孩童啊,我多么想深情地为春天写一封情书啊。莫负春光,莫负爱,从放风筝开始吧,不,是风筝放我们,让我们暂时从钢筋混凝土的高楼里释放出来,抛掷到大自然中,踏春寻爱,放飞梦想。